

# 滋润出清新的乡土芬芳

## ——序《商州记忆》

两百年前,商州出过一个县官诗人叫王时叙,有首《中妇》,我以为挺好。中妇,即成年妇女,或曰家庭主妇。全诗四句:早起眠迟事修,助忙中妇费绸缪。时携箕帚来场上,也送壶浆到垄头。

儒生们讲究修、齐、治、平,农妇更是要修的,而且还要修得更多,诸如浆洗缝补、油盐茶饭等,否则无法把光景过好,但是诸般之“修”,实也不需件件罗列,否则成了先进材料,那就算不得文学了。怎么办?典型例证好了。诗人选了两个生动细节:一是麻利做完家务,拿上簸箕笤帚来到场院,帮忙脱粒收割回来的新粮;二是送饮食去地里给耕耘的丈夫。一个“来”字,表明是丈夫视角,愉快劳作,很具画面感,饱含赞赏与感动。

这让我想起比王时叙早一百多年的一个叫宋碗的诗人,也有四句写田家:“野田黄雀自为群,山麦相过话旧闻。夜半饭牛呼妇起,明朝种树是春分。”写一对老农夫妇,意境类比王时叙笔下的中年夫妇。

无论王时叙还是宋碗,都不是很有名的诗人。也许二位都是清朝人,距离后世近,每每被投注唐宋的目光越过而忽略掉,尤其商州人王时叙,我在商州城里工作了十年,居然未曾听说过,确实惭愧。

感谢黄元英教授吹拂土地刨出一卷王时叙诗稿《商州山歌》,来计104首:次第披览,分笺别注;解读演绎,拓展滋润出清新的乡土芬芳;注学术以品位,愈发共鸣了读者的家园情怀——其名曰《商州记忆》。这是颇有价值的成果,好比考古时带出一

粒种子,一番灌溉施肥,种子被激活,长出粮食,今人便得以品尝前人的食粮了。又如发现一砖陈年霉酒曲,烹蒸杂粮果蔬而点化之,于是酿出一坛独一无二的美酒来。这不是夸大其词。

且看书中王时叙《二月二》原诗:解毒筛灰院院墙,迎春作会遍城乡。一年那得弦三日,红鼓声中昼夜长。

写二月二中和节,筛出细火灰,围着房院画圈,因为春雷惊醒了百虫千豸,通过迎神仪式画线禁人。诗作不是太出色,但却催生了黄元英的文采美辞——

惊蛰是智慧,更是一种威力,就像大自然的一声令下,万物抖落尘埃,露出苏醒的姿态。连那柔弱的春芽也具有无限的力量,顽强地破土而出。绿意内敛的山头,残留的雪被微风撩拨,忍不住发笑了。“嘎嘎”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嫣然而去。不几日,山川大地之上,把又一个春天顶上枝头。

两百年前的儒生王时叙,科考拔贡,取得候补官员的资格,旅食京城等待任用,时在1814年。在京城等候了多长时间?不清楚。权当一年吧,竟写诗百余首,约莫三天一吟一记。写的什么?取材全是商州家乡,风景与掌故、农事与市井、饮食与节令……如《酸菜》“一亩园当十亩田,自家种植足茫然。蔓菁几担堪分惠,酸菜盈缸不取钱”——食物如此低贱,却觉自适愉快,且睦邻礼仪,不忘“分惠”他人。将此作假名于陶渊明或者孟浩然,蒙混入不难的。

王时叙在皇城期盼补缺时的心态,居然没有一言半语记载,很让人费解。细

一思量,恍然大悟。一个偏远的山里人投奔首善之区谋官,恰如杜甫诗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半瘪的钱袋,不能阔绰地打点宴请,此般窘迫寒酸,羞于记录啊!只能独守孤馆,自吞苦闷,回忆儿时生活、家乡山水,不过是转移愁绪,哪还有资格与颜面“诗言志”呢!故原序云:“有志所有而不及者。”“不及者”,未涉及,不好意思“志”也。不如归来去兮做个田舍翁,苞谷糊汤就着蔓菁酸菜,也实在是神仙日子了!

然而心容易践行难,要使一颗“兼济天下”的士子心不再“踟蹰”,非庄子类人物不可为之。于是继续等待,写诗熬光阴,也许成功就在努力的最后一刻吧!

那是康熙嘉庆的所谓盛世,实则余晖残照,不难想象,奢靡腐朽,卖官鬻爵到了何等地步。所幸命运还算垂怜王时叙,终获诏令,先后于两湖一带任知县。

黄元英教授似不忍联想诗人待诏期间的狼狈,或许有意回避,只就诗作本身一抒“引玉之论”。王诗原序里提醒读者,要把他的诗当作“竹枝观之”,算是曲笔自诩。竹枝词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开创的一种诗体,灵感来自巴蜀民歌,质朴轻盈,极力呈现自然山水里的劳动与爱情之美,屏蔽了人生艰辛的一面。王时叙追慕前贤,作业倒也不乏个性与亮色,尤其某些唯商州才有的地域样态,具有一定的甚至不可或缺档案意义。今人读之,那些陌生的农耕生态图,虽然并不遥远,实际上已很遥远的商州风情画卷,不由激活

读者的童年印象,以及来自祖辈口传的旧时风情的记忆。黄元英教授的配评,一如朝着无人光顾的幽闭池塘打水漂,击波飞浪,于是鲜花着锦——间隔两百年的两颗文心遭遇碰撞,共鸣出一篇篇鲜嫩的散文来。

元英先生是我老友,碰面少,文字交流多。他敦厚真挚,品貌双嘉。话不多,每每欲言又止,像是生怕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刺伤了谁,意蕴隽秀只在一大眼里潋滟自旋。至于做学问,他是广涉博览的,肯下笨功夫的。一旦据发掘出来,便如围棋引征,延绵透迤出一篇篇好文章,读起来不滞涩,没有学究气。读者看了这本《商州记忆》,自当信矣。这得益于他一直生活业于商州,山川草木如同他的亲友,因此下笔熟稔,情满溢。

《商州记忆》对接了商州两百年间之同与不同、变与未变,可谓大同小异,变异并呈,因为江山依旧,人性恒定。只是如今,毕竟基本现代化了,城市化了,远山也已不再遥远,饮食之丰盛更是史无前例。那么过去是怎么回事?就算是短短的几十年前,年少者又知道是个何等模样,也实在是需要先了解而后扬弃的。

《商州记忆》既是区域性质的文化风俗史,更是一本古今对接、诗文兼美具有相当学术品质的文学作品,遂写拙序以贺。窃想二百年后,又一诗文家观之,兴致忽来,增补彼时生活,再成新卷,也未可知——虽然吾辈看不见了,不过眼下假想一回,及时行乐也好。

□方英文



# 第一位进入陕北红区的女作家

1936年9月,丁玲从上海登上西行的列车,到达西安,决心投奔陕北红色根据地,寻找一个革命作家的精神归宿。11月1日,在党中央的安排下,丁玲经过三原、耀县、宜君、洛川,沿着洛河北上,一路艰苦跋涉,到达保安。

丁玲到达保安后,进入洛河流域的红色根据地,受到了党的隆重欢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孔窑洞里举行了欢迎会。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凯丰、林伯渠、李克农等三十余人出席了欢迎会。丁玲走进会场时,周恩来热情招呼她:“欢迎我们党的好女儿回到家里来!”

丁玲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走进了一种新生活,全然不同于她曾经生活过的那个世界,她觉得一切都都很新鲜。在这里,人们充满着革命的激情,洋溢着快乐的青春活力。在这生意盎然的气氛中,丁玲感到欢快,也受到鼓舞。

进入陕北红区,丁玲沉浸在投入母亲怀抱的幸福情绪中。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她也思考着红色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她认为,应该把红色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因此,丁玲向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谈了成立一个文艺团体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并初步定名为“文艺工作者协会”。随后,发布了“文艺工作者协会缘起”,发起人有丁玲、成仿吾、伍修权、李伯钊、徐特立、李克农、陆定一等三十四人。1936年11月22日,举行了陕北红色根据地第一个文艺团体成立大会。会上,大家讨论这个团体的名称,毛主席提出叫“中国文艺协会”,被一致通过。

丁玲担任了协会主任,立即着手调查会员登记、通知各地各军队成立分会、拟定研究计划等,同时在《红色中华》报上创办《红中副刊》。她在《红中副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刊尾随笔》作为代发刊词,写道:

有人说一支笔可以生死人命,那我们可以说一支笔是战斗的武器……我们要从各方面使用笔,用各种形式,那些最被大家欢迎的诗词、图画、故事等等,去打进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争取他们站在一条阵线上,一条争取民族解放抗日的统一战线上。

毛主席在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大会上的讲话里,明确了协会的任务。从此,把文艺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文艺与伟大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成为丁玲在洛河流域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党中央批准了丁玲当红军上前线的要求,丁玲跟随杨尚昆领导的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北上定边。

北上定边的旅途对丁玲来说,无疑是一次生活的深刻体验与人生历练。全然不同于城市的生活,艰苦而新鲜的陕北风光,使得丁玲很快就写出了散文《到前线去》。

实际上,丁玲进入了黄土高原上的白于山脉,沿着洛河走向定边,笔下洛河岸边的景物描述得真切。如果没有走过这条山路,肯定写不出准确的行程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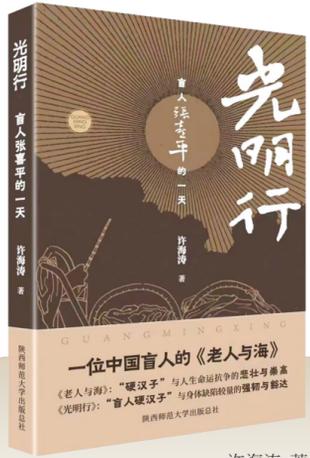
这里靠近沙漠,朔风刺骨寒,满目荒凉,生活极端艰苦,丁玲并不觉得苦,她感到四处都是勃勃生机。在《怀念成仿吾同志》里,丁玲笔下的白于山脉和定边风物却是那样的优美而令人愉悦:

这天,太阳从东边地平线冒出来的时候,我在一群新集合起来的一伙人中间,策马东行。空气很冷,很新鲜,路很平,塬上极少树,偶尔有几棵长不大的杨树,满天红霞,不是灿烂如锦似火,到似从冰霜中冷冻过的那样浮着一层既淡又薄的雾似的轻纱,笼罩大地,含着一种并不强烈的淡淡的温柔,却很能稳定我容易激动的心情。我极目寰宇,悠然自得,脑子里浮现出古代的诗歌,那些印证着此情此景的诗句,是多么豪迈和使人舒坦!这里是冬日,又似霜晨;是征程,又似春游;是战士,又似游子……蹄声得得,风沙扑面,我如在梦中,如在画中,只是从同志们那里传来的欢声笑语,才使我想到我是在哪里,正向哪里去!

这段包含着诗意的语言,表达出丁玲舒畅而高兴的心情,也描写出洛河流域白于山脉独特的冬天的优美景致——真是应了一句,一切景语皆情语。人的心情喜悦了,眼里尽是好风景,丁玲此时就是这样的心情,所以其散文作品也跳荡着激动不已的情绪和一切美好的景致。

□柏峰

## 《光明行——盲人张喜平的一天》



超越死亡的恐惧,战胜身体的缺陷,在近40年的卖鸡蛋人生路上,乐观向上获取内心光明,自强不息赢得人生尊严,最终实现自我涅槃的感人故事,被读者誉为中国版的《老人与海》。

为了创作这部小说,许海涛跟随盲人张喜平早出晚归,整整卖了一个月鸡蛋,走过了回坊的大街小巷,也走进了张喜平的内心最深处。小说中“卖鸡蛋就是修行”,一句话点明了盲人张喜平倔强而艰难地“活着”的意义。张喜平虽目不识丁,但一句“国家对我好,我也得对国家好”,将朴素善良的感情,上升到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

许海涛,1969年生,陕西咸阳人,著有短篇小说集《跑家》《藏家》、长篇小说《残缺的成全》等。

近日,陕西作家许海涛的新作《光明行——盲人张喜平的一天》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小说讲述了盲人张喜平

## 荐书



《绽放》以赵梦桃及“赵梦桃小组”历任组长的成长经历为经线,以陕西西北国棉一厂乃至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变迁为纬线,深入挖掘13位组长的心路历程、思想品质和精神动力,剖析一位位普通女工成长为劳动模范的优良传统,探寻半个多世纪以来“梦桃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和鼓舞时代新人不负韶华、勇于创新、甘于奉献,建功新时代、书写新篇章。

《绽放》以弘扬“梦桃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和鼓舞时代新人不负韶华、勇于创新、甘于奉献,建功新时代、书写新篇章。

## 书之奇“香”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这便是读书的妙处。我认为书有奇“香”,闲暇之余翻阅书籍,就如同走进了新的世界。

现在读书花样变得多起来,电子书、听书等不胜枚举,但我还是喜欢老一辈人的读书模式,读纸质书。我的床头有一个流动书桌,常摆着一堆书,古今中外的都有。睡前随手捏来一本就读,但常看的如四大名著,一年四季就总放在床头,其中翻得最多的要数《三国》和《红楼梦》。

近两年,很钟情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少时,我看古典小说还只顾热闹,如今回头再读就另生出别样的风味了。小时候读《三国》,觉得诸葛亮神得不得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还会“借东风”,简直是无所不通、神一般的存在。现在再读,敬佩之情不减当年,但竟生出悲憾之感,历史长河滚滚,汉数已尽,大势已去,怎可一人做到力挽狂澜?反倒读着读着,对周瑜生出更多兴趣。公瑾怀抱小乔:“大丈夫登台号令威严,跃马勇冠三军,上能报君侯知遇之恩,下可荣妻荫子,吾平生之愿足矣。”阅完此言,我不禁反问,这样通透之人,怎能是度量狭小之辈?于是,我遍查资料,终于一个真实的周瑜开始浮现出来。人们只知“既生亮,何生瑜”,却不知下句为“君未归孤何安”。原来,周瑜至死都想邀请诸葛亮来东吴与他一起效力孙权……可演义终究是演义,它只取了上句,这一“演”就让世人误解了周瑜近两千年,殊不知他可是千古名将。

《红楼梦》就更难离手了,多少人看过都成了红迷。里面的人物太鲜活,鲜活到他们仿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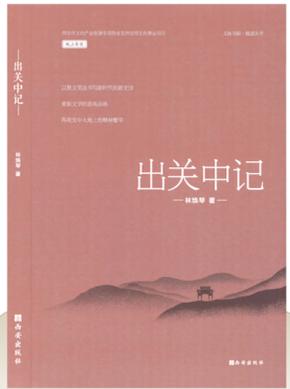
就在我们生活当中。一块冥顽不灵的石头来到了人间,领受着世间的百态人生,真真假假地活了一遍。我每读一次就感慨一次,读一次仿佛就又悟到一层。一世如宝玉,一世又如黛玉,偶尔明白了宝钗的心机,有时又阅明了晴雯的心思……以前不喜欢黛玉梨花带雨,现在却对她至真至情的纯粹向往不已,她既然是来还前世的情债,此生便舍了一生的眼泪给他,眼泪没了,也就走了。而我浸在红楼梦书里几年,到如今才会出她这样的人物的珍贵来。爱惜一个人,应该就是能深深地看见真实的对方,这便是真正的知己。宝玉、黛玉就是这样的存在。

果然是不读书无以明是非,不读书无以解生活,不读书无以思学问,不读书无以慰人生。现在看,不论是真实的孔明还是神话了的诸葛,不论是不能容人的公瑾还是历史七十二名将之一的周瑜,不论是亦假亦真的神瑛侍者还是衔通灵宝玉的二爷,不论是灵河岸上的绛珠仙草还是潇湘馆里的颦儿,我依旧感慨,那几页纸里其实也藏尽我们的身影,道尽的亦是我们的人生。

放下书本,我常常在想,书其本身何谈有“香”,若要细论其香,最该是其能伴我们成长,教我们辨识,理我们生活。我们浸染其中,那些文字都是秉承以理,以事教诲,懂得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用生活所得理平生。历史不会重复它的事实,但历史会重复它的规律,学以明志,我们要珍惜书香常伴的时光,让读书来润泽心灵,抚出我们一生的清香懿馨。

□于文波

## 《出关中记》



西安市高陵区作家林焕琴的关学文化散文《出关中记》是一部用散文笔触,以民间视角展示中华关学文化的文学作品。作品围绕关学文化的发展历史,拾掇上迄北宋下至民国初年关中文化先贤们在华夏文化史上留下的缤纷落英,展现他们丰茂广阔的精神繁华,探索关学血脉在关中大地上生生不息,并走出关中、走向世界的自然与精神密码。

书中围绕八位关中先贤,涉及咸阳市三原县、宝鸡市眉县、西安市高陵区、西安市长安区等四个行政区,对每一个地域的人文地理、自然风物、社会发展、历史变迁都有生动描绘与书写。书中涉及华夏文明的起源,文化遗迹的介绍,文化发展的脉络,关中先贤和关学学子的生平故事,关中地域的自然景观、民俗物产、风土人情和人文历史的

叙述。同时,书中着眼于当下社会现实,与时代同行,关注热点话题,寻找历史与现实交融共生的契合点,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寻找治世良方,从而使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得到充分彰显。